

《史记》在中国文化史和世界文化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位列二十四史之首，被鲁迅评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其开辟的纪传体写作方式，更是被后世史家所认可，成为记载中国历史延承的官方体例，而这一切的创举无不与西汉史家司马迁相关。

太史公司马迁，“博物洽闻”，“驰骋古今”（班固语），下笔虽然纵贯数千年，但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刺客游侠，所记的历史人物鲜活而饱满，绝不是明清官方史家味同嚼蜡的铺陈。这是因为《史记》的撰写融入了司马迁的心血和灵魂——如“余尝西至空桐，北过逐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五帝本纪》）；“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封禅书》）；“太史公曰：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太湟，上姑苏，望五湖……”（《河渠书》）；“吾适齐，自泰山属之琅琊，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齐太公世家》）；“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伯夷列传》）；“太史公曰：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燕殊”（《孟尝君列传》）；“太史公曰：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蒙恬列传》）；“太史公曰：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

衣时，其志与众异”（《淮阴侯列传》），等等。这些游历，南北东西，江河湖海，均留下了司马迁的足迹，可谓人生经历的丰富体现，按现在的话说无不是田野调查，此造就了《史记》丰富的历史层面。相比之下，那些后世挂名的修史大员，更多是书斋里的文人，或者是假手于人的官员，他们创造的只能是帝王将相的家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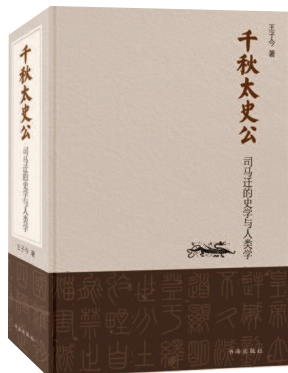
不论当下还是今后，《史记》将一直是中国史研究不可不读的经典，更是海外汉学家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别的不说，诞生于《史记》的成语就达260多个，仅此一项就可以说是司马迁的魅力所在。

司马迁游历诸多，博闻强记，而《史记》所载，已经远远超出了对历史人物的解读与研究。目前，初中的语文课本，均会节选《史记》片段供学生阅读；大学阶段的古代汉语课程更是不可能缺少《史记》的身影。因为《史记》采取的纪传体方式，令阅读者可以深切感

# 瑰丽的史家世界

## ——评《千秋太史公：司马迁的史学与人类学》

李鑫



《千秋太史公：司马迁的史学与人类学》 王子今著 书海出版社出版

受历史人物的苦楚、喜悦、悲壮与无可奈何，有利于教育教学。但实际上，司马迁于《史记》中留给后世的信息，更多的是秦汉时代社会生活的写照。所以，从《史记》中提炼秦汉时代的社会史信息，思考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演变，更可以受益多多。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王子今所著《千秋太史公：

司马迁的史学与人类学》，以历史人类学方法解读《史记》和史家司马迁，就是一种堪称经典的研究方法。

这部书不再把《史记》当作简单的史学作品或文学作品加以解读，而是对《史记》进行整体性的历史人类学分析，窥探先秦、秦汉之际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历史现象。诸如，该书详细解读了西汉的胡巫活动、越巫与建章宫规划、西王母崇拜、秦始皇汉武帝“并海”巡行的壮举、不死药和“长生无极”的求仙活动、“苍天”崇拜、“通乎鬼神”、《日书》与民间禁忌等55个专题。以往，人们阅读《史记》，对其记录的“匪夷所思”之事，多不加以重视，或认为是科学知识有限的原因，或认为是封建统治者神化自己的做法，诸如汉高祖芒砀山斩蛇之事、秦汉之际十二金人之记载、穆天子西行之事、秦汉“获麟”之事，等等，这些见于正史记录的文章，或被看成是传说，或者被

认为是封建迷信，还有人认为是不经之谈，实际上，这些“匪夷所思”的记录，都可以用历史人类学很好地加以解读和诠释。

作为史家，司马迁是严谨的，也是认真的，所以《史记》保留了中华民族上古至秦汉时代的历史发展密码和民族文化的传承基因，而王子今的这部60余万字的鸿篇巨制，贡献就在于从新的角度和新的层次考察了《史记》的文化涵盖，探究了史家司马迁的深邃思想和人文情怀。王子今乃是秦汉史学会原会长（现为顾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七届学科评议组中国史组成员，他长期从事秦汉史研究和历史教学，著作等身，桃李遍天下。作为普通读者，或许对王子今这个名字感到陌生，但或多或少听说过孙俪主演的电视连续剧《芈月传》，而王子今恰恰是《芈月传》的历史顾问。这部戏，如果少了历史顾问的参与，也许不会如此精彩。

两千多年前，太史公司马迁为世界留下了《史记》——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130篇，构成了一个瑰丽的世界，成为流传于世的名山事业；今天，史家王子今用丰富的考据解读司马迁和他的《史记》，再次推动了中国秦汉史研究的车轮，拓展了中国史研究的视阈。

# 读史亦见真性情

## ——读《〈史记〉人物四十五讲》

李佳

历史学家朱维铮曾做过这样的比喻：“你想象中国是一个仅有一扇窗户的房间。我坐在房间里面，屋里的一切都在我的目光之中，而你在房间外头，只能透过窗户看见屋里的景象。我可以告诉你屋内的每一个细节，但无法告诉你房间所处的位置……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史研究需要外国学者。”

我喜欢读史，尤爱中国历史。近些年，也找外国学者撰写的中国史来读，确有不同的收获和感触。这大概正像朱先生所喻的窗外之眼和窗内之眼的不同。换一双眼睛看风景，风景也有不同的角度和情态，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近日，偶得一书：日本作者山崎正著《〈史记〉人物四十五讲》。读来忽觉，不仅看风景的眼不同，心境亦不同，作者不仅看屋内景象，更看屋中之人，在他眼里，沉寂了千年的旧屋旧主，被看出了几分人间烟火气。

这双窗外之眼，并非审视，而是欣赏。作者山崎正对中国史的阅读与研究，纯粹出于兴趣：他从学生时代开始，接触到中国古典文化典籍，尤爱《史记》，后来产生了把对《史记》的思考和感悟加以整理的想法，为此搜集资料、储备知识长达10年。东坡先生曾言：“假以十年，何事不成？”在山崎先生年过“知天命”时，终有《史记点描》（系《〈史记〉人物四十五讲》日文版书名）一书面世。

读山崎笔下的“史”，实则是读“人”。或许，史实考据不见得全面，时间、地点、人物等细节也有个别误差——毕竟是外国人，隔着一种文化语境，要将卷帙浩繁的中国史考证得清楚明白，着实不易，就连中国人自己也很难做到。但作者却另辟蹊径，直指人性，拨开历史迷雾分善恶，辨虚实，在丰富史料和个性化思考间纵横挥洒，由着性

子快意书写。《史记》全书130篇，而他只写“四十五讲”，选取的皆是自己最感兴趣的人物。人物“出场”的顺序也非按照《史记》或时间编排，而是先将相后君主，讲到君主时，又穿插了几位国士，当然还有游侠刺客、乱臣贼子、隐士高人、圣贤先哲。后面“百家争鸣”重磅出场，本以为会以此结篇，不想却又在对比了两组截然不同的人物后，转到“太史公”身上，让他成为“压轴”。粗看来似乎有些没章法，细细品读才发现作者的思想脉络、价值取向和个性逻辑全在其中。读史亦见真性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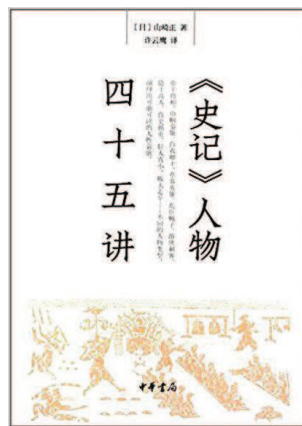
写此书时，山崎正走向“知天命”之年，走过近百人生的他无疑是犀利的，在读史时毫不掩饰其想法，对于看穿的东西一针见血。比如，当他讲到颜回被诸侯敬而远之时，写道：“颜回非常看重仁义和礼仪……如果任用颜回的话，那么诸侯就不能在政治上随心所欲。”讲到司马迁写汉武帝时，写道：“在司马迁眼中，武帝不是一位英明的天子，而是一个带有自大妄想症的灾星。”同时，他也是睿智的。对于许多《史记》中有记载且有深厚认同基础的“史实”，他有自己的判断，并不人云亦云。

山崎在写此书时，是毫不掩饰自己的感情与好恶的。他在书里浓墨重彩地写了几位女性，如“晋文公身边的女性”“深明大义的赵姬”，为她们的智慧和美德喝彩，让这些在中国古代几乎没有独立人格的女性，走上历史舞台，且并未“脸谱化”，而是写得活色生香，这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非常难能可贵。他常常直抒胸臆，读过这本书的人会上知晓：他钦佩秉持“人文主义”的晏婴，不齿“天资刻薄”的高鞅；赞美快意恩仇的游侠，却对近乎心理扭曲、疯狂报复的伍子胥感到悲

凉；他所推崇的是伯夷、叔齐、豫让、“齐国的史家三兄弟”等有着坚定信念、并不惜以生命实践信念的人物，看重那些超越行为和结果本身的价值。在山崎的阅读和书写里，有他自己的社会理想。

虽非真正的史家，但山崎读史的心思和方法是严谨的。全书诸讲，均分成根据《史记》整理而成的“正文”和根据其他史料考证的“补遗”两部分。作者在细读《史记》之余，又认真研读其他史书和历史资料，彼此对比、考证，去伪存真。因了这份严谨，他发现了许多问题，频频对《史记》提出质疑。比如，《李斯列传》中说子婴是秦始皇的弟弟；而《秦始皇本纪》中则认为子婴是二世兄弟扶苏的儿子。总之，二者记述不一致。他了解史家的心思，毕竟是凡人，不可能完全客观、不带个人色彩，遇上这种问题，他也会毫不留情地指出：“孔子死后，子贡为其服丧了六年，不可能不知道原先是孔子的弟子。一般来说，子贡即使有经商的天赋，也不会以卫国宰相的身份向住在陋室的原宪炫耀。编织这段情节不如说是想要称颂甘于清贫的原宪而已。”但“指出”并不是批评，相信每每写到此处时，山崎都是将司马迁引为知己的，有个性的史家才可爱；然而，虽然欣赏，却必须较真。而他的这份较真和缜密，也让读者有了更多收获。

在撰写这本书时，山崎亦是一位苦思冥想的老人，并将其人生的观点、思索和追问安放其中。阅读此书，随处可见这样的睿智话语：“每当读到在楚国、吴国和越国的舞台上所上演的复仇剧，笔者对人间怨恨产生畏惧的同时，也感到大多数人在不知道与生俱来的宿命的情况下，却在拼命上演狭隘、悲哀的人生故事。”“历史变化如此之大，是



《史记》人物四十五讲 山崎正著 许云鹰译 中华书局出版

因为不存在亘古不变的绝对标准。”他还抛出了许多问题，设身处地地同古人一起思考，发人深省。让人印象最深的是他随同“太史公”一起，对“天道与是非”的追问。其实这样的追问不仅在终篇，而是贯穿全书，在那些充满争议的历史人物身上，他总会一次次探索，在坚持理想和服从现实之间、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之间该如何取舍，乃至天道是为善还是作恶该如何判定。“人生应该怎样度过？”历经两千年的沧桑岁月，伯夷、叔齐、宋襄公、张良……把这个问题留给了司马迁，现在又留给了作者和我们所有人。也许，《史记》并未结束，那些历史人物的生命就在我们身上延续，坚持什么？追寻什么？人生之迷茫，宇宙之辽阔，无解。

读山崎的书自有一种畅快。与历史学家著述之深沉、不苟言笑不同，一位史学爱好者沉浸于史海中的喜悦、与历史人物对话时的兴奋，全都跃然纸上。读着这样的文字，似乎可以触摸到作者跃动的脉搏和跌宕的心情。对于同为史学爱好者的我而言，更仿佛从中看到自己读史时的样子：时而凝神思索，时而掩面而笑，时而怒发冲冠，时而扼腕叹息……于是，不禁常于阅读时，慨叹文字里还藏着一位知音，遂忍不住频频在心中举杯，隔空邀作者“浮一大白”。走过历史的，是人；湮没于历史长河里的，不仅有冷冰冰的史实，更有热腾腾的人生。以真性情读史，历史活着，处处酣畅淋漓。